

□郑雪

夜的帷幕好像浓稠的墨汁。
我倚于大桥栏，愁绪像河里的水奔腾而来。

我是一棵回不了行列的歪脖树，无药可救。我很惊讶自己怎么会到身旁同样驻足良久陌生的她吐露心声。

她眉眼淡然，似一池清水，却很笃定地说：歪脖树也有春天！

我听着流泪，这是我在被责骂与不解的乌云中第一次看见光亮。

熬夜酗酒，闭门不出，在游戏和朋友圈里我找寻着自己的存在感和位置，却在生活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

双亲垂泪，乌发顷刻染上白霜。我欲挣脱，却又无力迈步。

她将柔荑伸给我，温暖有力。

绵密的雨敲击着河面，我和她就此作别。

我期待与她每周的约定谈话。

我能回头吗？

她说能，人永远不要自弃，苦难定会有回报，但前提是要先穿过它。

梦中，歪脖树绿意盎然，如挺拔卫兵立于草坪。

风吹奏着，吹散了朋友圈的泡沫友情，也吹直了我的脊背——必须在世上留下点痕迹。

我想和双亲促膝长谈。

我又怕那质疑的眼神。

她说去吧，爱能治愈包容一切，哪怕你被骂为废物，他们仍是牵挂你最深的人！

我扑进亲人的怀抱，愧疚与悔悟在他们肩上游走。

春光潋艳的某日，我听见花木释放着香味呼唤我，工作招聘声催着我。

感激在心，我会像你一样，驱散阴霾，把春天带给大家。我把聘书捧给她。

生命中难以逾越的坎咬牙跨过去就会满眼明媚，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她，我的心理咨询师，晃了晃右腿假肢。

我惊愕半天！

涌动春天的歪脖树，加油！她拥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轻轻说。

温暖

□旷琪

冬日的午后，一丝阳光洒落在地面，街边几棵银杏树光秃秃的树枝正努力地空中伸展。远远的，一位老人蹒跚着前行，突然，他身子一歪，整个人摔在了地上。咯吱！老人的身后传来急促的刹车声。

一位女孩跳下车，急步上前，伸手就准备去扶老人。

“别……让我坐一会……”老人阻止了女孩的行动。

“大爷，您摔了……”女孩半蹲在老人面前。

“没有摔，只是累了，我坐坐就好。”老人解释道。

女孩听着老人的话语，心里一阵疑惑。女孩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明明是老人摔倒了，可他为什么……

“大爷，地上凉。”女孩提醒道。

“我知道……你走吧。”老人喘着气，双眼看着地面，不愿再多说一句话。

不一会，街边被来往的行人围了起来。人群中有人开始散布一些消息。

“是我自己坐地上，与人家小姑娘没关系……”老人听着人们的议论，开口解释道。

“大爷，我扶你起来好吗？地上凉。”在女孩的执意要求下，老人默许了。

唉……老人抬起手，用衣袖试试湿润的眼眶。他认真端详起女孩的脸，和当年的翔儿一般大小。那年，翔儿在上班途中发现有人倒在路边，出于热心帮助，没想到，最后被伤者一口咬定翔儿就是肇事者，以讹传讹的谣言四起，那段时间全家人都背负沉重的舆论压力，无法言语的委屈，翔儿也被迫辞职……

还是好心人多啊！老人仰起脸，阳光斑驳的星子，一颗颗落在他浑浊的眼中。

有用的碎布头

□李柯漂

中年妇女走进店里，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，师傅，有没有零碎布头找一块给我？

进店的女人我认识，住在五号大院里。她老公是附近社区主任。

我说，碎布头倒是有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她说，什么颜色都可以。

我一时不知所措。来这条街道上开店已有十多年了，左邻右舍的常住居民，虽喊不出名字，但我大都认识。平时来要块什么颜色的碎布头，都很明确。红橙黄绿青蓝紫，颜色不同，用途就不一样。

你说具体点嘛，需要什么颜色，我好给你翻找出来。

女人的态度很坚决，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什么颜色，只要是碎布头就行。女人从进到店里来一直微笑着脸，恳求的目光扫射过来。

我挠挠头，环顾一下店里五颜六色的布料。多年来，到我店里要碎布头的人很多，至少都说明了要什么颜色做什么用途，我都会有目标地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来的。不就是碎布头吗？只要别人需要我都乐意送人，否则，也会当垃圾扔掉。

我回头见裁板上放着一块刚剪下的黑颜色的碎料。你看这块行不？我递给她。

那女人点点头说，行行。其实，我就是想遮一下这个，免得进小区大门时撞见熟人不好意思。

女人右手一扬，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提着东西。

女人手里提着两瓶茅台酒。装酒的口袋略微软小，酒的包装盒上端露在口袋外面，清晰可见。我顿时心领神会，嘴里“哦哦”地应着。

女人接过我递给她们的碎布头，遮住口袋上沿露出来的酒盒说，我那弟，刚从外地回来，说他姐夫天天忙工作，非要给他姐夫买两瓶好酒。哎，啥子好酒还不一样都是蒸馏水，你说花那么多钱值不值嘛。

失窃

□杨兴蓉

女生宿舍403室又失窃了！小菊丢失

了700多元现金，小鱼的100多元饭票也不翼而飞。

这起盗窃案的元凶是谁？我疑惑地扫视了一下几位室友，惊讶地发现正好有两位室友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。还好，这种紧张而尴尬的气氛只在403室弥漫了大约一周便逐渐消散了。原因是几位室友将嫌疑人锁定在了小慧身上。

小慧是我和小鱼的老乡，也是我们宿舍个子最矮的女生。我们宿舍是全楼出了名的“异香”寝室，因为小慧常用煤油炉在宿舍煎煮中药。室友受不了这气味，又听说小慧患的是某种传染病，都像躲瘟神一样避开她。她有许多在宿舍独处的时间，自然有更多下手的机会。之后隔三差五，又有几次零星的失窃，每失窃一次，我投向小慧的目光里就多一分鄙夷。小鱼作为受害者更是嫉恶如仇，发誓要与小慧这样的老乡绝交。而小慧有时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。有时她又没心没肺地说说笑笑，两颗龅牙分外抢眼。

毕业的那天晚上，同学们通宵达旦地喝酒聊天，小慧和几个男同学喝得烂醉，倒头睡在球场上。就在那天早上，室友们在宿舍整理回家的行李，小鱼一不小心弄撒了自己柜子里的东西，其中有前两天室友丢失的一串手链和我装着实习费的精致小红包……我吃力地扶起小慧向宿舍走去，她柔软的身体倚靠着我，我离她很近，听见了她的呼吸和心跳。大学同窗四年，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接近她，试图将她看清楚。

心安

□黎海燕

到了，师傅。她指着母亲，侄儿，弟妹和一堆包袱所在的位置。

司机面露难色，我们出租车是不拉货的。她带着和气：师傅，帮一下忙，实在没办法。

没等她开口，母亲和弟妹已经拖带拽把包袱往车上塞。后备箱满了，后排座位三个人还被压在包袱下。关上车门，侄儿开始哭喊，好挤呀，我要下车！

司机向后斜了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她内心不免十分愧疚。

可摆在眼前的第二个问题还等着她解决——下货。她试探性地低低地说，师傅，再麻烦开到小区内一下，你看这——

没等她说完，司机点了一下头。

她觉得更不安了。刚才导航不准，人家已经绕了两圈，上货又耽搁这么久，还要求人家拉到楼下，这成什么话？这样吧，再给他些现金当额外报酬！但这个念头瞬间又被现实掐灭了，她刚刚才在医院交了两万块的入院费，现在一分钱对她来说都很重要啊。她的心一阵酸楚，手无力地抚在膝盖上。可别人也没有理由免费为你多付出呀？你凭什么？

手指无意触到了挎包的按钮。算了，钱总会再挣到的。借着昏黄的车灯，她在包内开始翻找。可最小的零钱都是二十元，这次的车费才九块呢！她很懊恼，直盯盯的看着那张钱发呆。不过这次，她很快拿定了注意。

师傅，麻烦你这么久，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司机说啥都不收，可她还是执意把钱放在了操作台上。

下车，又是一阵忙乱，司机也下来搬了一阵。

寒暄了几句，车开走了。她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心安。

她去提最远的一个纸箱，上面有一张被捏紧的折纸。啊！是那二十元钱！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闪小说

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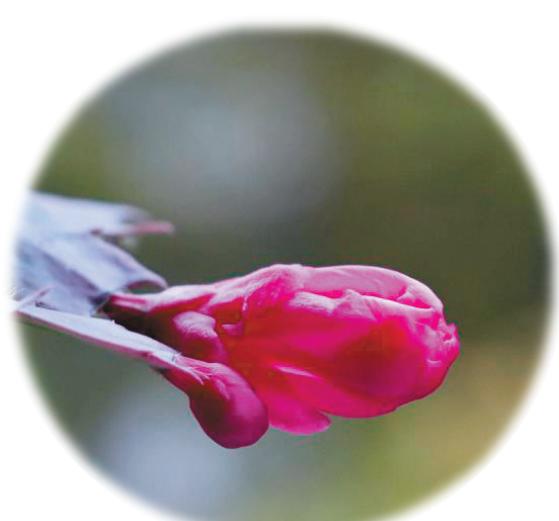
2020年12月23日

星期三

邮箱：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良伟

□编辑：蔡伟



我市五位闪小说作者获大奖

本报讯 由“四川德阳——阿坝生态经济产业园区”举办的“德阿杯”文学大赛近日落下帷幕，我市5位闪小说作者获奖。

黎凡《老结的结》斩获一等奖；郑雪《歪脖树的春天》、唐端《那碗诱人的自热

冒菜》获三等奖；智若愚《牌坊》、胡兴雄《左右》获优秀奖。

该文学大赛已举办了三届，在全国负有盛名。我市闪小说创作群体连续在该赛中取得佳绩，令业界瞩目。

(唐自勇)